

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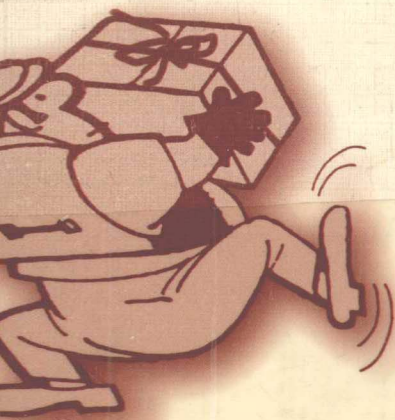
谋官

MOUGUAN

田东熙

著

《谋官》里的官场群象琳琅满目，穷神极态。描画官场角逐，精彩纷呈，心态毕显。同为跑官场，有的锋芒外露，有的舞爪张狂，有的痴愚沉默，有的阴鹭谋划。形象生动，跃然纸上。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《谋官》里的官场气氛描写生动、真实，深得其中三昧。掩卷而思，令人感慨古已有之的谋官之道之木，时至今日花样翻新，仍未断根绝种。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系列

谋官

田东熙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 ZH164300

责任编辑: 杨 凡

装帧设计: 维 维

谋 官

田东熙 著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地址: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)

印 刷: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10.25

字 数: 256 千字

版 次: 2000 年 5 月第 1 版

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7-5613-2061-9/I·108

印 数: 0001 ~ 5000 册

定 价: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1

这雨下得也真够烦人，没完没了，闹死心了！

辽河县城的人们诅咒这场实在不该下的秋雨。

也是的，这雨淅淅沥沥已下了两天一夜，一会儿像用筛子往下筛，一会又像喷雾器往下洒。如同颤抖的老汉挪步，不紧不慢、不慌不忙。灰色的云层在楼顶屋脊的后面，缓缓游动，浓密得不见一线蓝天，就像一口巨大的锅底扣在头顶，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。

偶尔，有一缕阳光从云隙中忙三迭四地倾泻下来，瞬间又被那厚厚的云层遮掩吞噬了。紧接着丝丝无声的细雨，又开始了，密得像一面黑色的帷幕。人们刚刚开朗的心情忽又被压抑着，显得有些忧伤和哀怨，满腹的烦躁不堪。

人们熬过了两天两夜。终于云开雨消。清晨，一轮红日像个弥勒佛，堆积着满脸的微笑，从东边冉冉升腾起来。顷刻间，天空显得那么湛蓝，树木抹上一层新绿。辽河这个小县城顿时增添了几分生机，人们也觉得胸舒意展，心旷神怡。

倍受秋雨缠磨的县直机关干部，神情显得额外焕发。男士们把皮鞋上的泥垢洗刷干净，新打上一层鞋油，擦拭得锃亮；女士们则抓住晚秋的时机，又把连衣裙、体形裤风魔似地穿出来。尽管这时秋风萧萧，寒意袭人，但女人们仍不愿错过这展示风骚的最后季节。

早晨上班的时候，是县委大院最热闹的光景，县官们坐着小汽车，风驰电掣般地直驰大院；父辈是款爷或是为官的年轻干部们争相骑着各色各样的摩托车。这些人看上去很“牛”，不到门口

不刹车。那刹车的动作也很有“派”，有点像赛车场上的骑士，总爱制造“戛然而止”的效果。只有那些工薪族的干部骑台破旧自行车，或者只好“坐”“11”号拿步量了。

按照往日，县委大院的门口虽然脚步匆匆，人影绰绰，但没有几个人在门口停留。但是今天却有点反常，门口密密匝匝地围了一圈人，使得那个古典门楼显得有些拥挤不堪。

县委大院是建国初期建的，很有点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味道，四颗红色的门柱盘龙附凤，城楼斗拱飞檐，碧瓦粉墙，雕梁画栋，显得古朴典雅，庄严肃穆。然而，院内只有两栋平房，都是五六十年代建的，青砖素瓦。虽然几经修葺，但由于结构没变，窗户就像延安的窑洞，显得有些古老。前排房住着县委和一些群团组织，后排房是县政府、人大、政协等领导班子。

此刻，聚集在门楼下的人群正在低声议论。从神气上看，人们都很诧异，定然是发生了令人错愕的事件。果不出所料，人们议论的正是一桩爆炸性新闻。今天早上五点多钟，县人事局长祁少文在鱼塘钓鱼触电身亡。这件事也发生得太蹊跷了。钓鱼咋还能触电呢！

原来祁局长有几个省委党校的老同学，都在省厅工作。深秋季节闲来无事，想下来消遣几日，便找到祁局长。老祁当然是盛情难却，热情接待。一来是老同学，二来是直属领导。吃喝自不必说，自然是进“档”达“标”。但是一个小县城有什么山珍海味？即使有龙虾、熊掌、犴鼻，也没有够档次的厨师，能做出个啥味道来！据说前几年一位副省长到县里来视察工作，省长驾到，岂敢怠慢，县里专门派出台小汽车，到山区去收集珍贵山产品。这样一个山区，飞龙、熊掌在这里不算啥稀奇物，但也绝不是啥时候都有，可以信手拈来。为此，县政府特意安排十几个猎手去狩猎，还算老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天一夜的“激烈战斗”，总算打了一只五百多斤重的黑瞎子，熊掌肥嘟噜的，上秤一称，每

只十七八斤的。县里请了个最有名望的厨师帮“烧熊掌”这道名菜。这个厨师也真是下了番功夫，十八般武艺全部使将出来，整整烹调了一天。待那道菜端上桌，纯粹就是一盘烋猪蹄，浓浓腻腻的味道。省长只夹了一口，连声叹道：“这‘黑瞎子’可做得真好！”省长的幽默语言，引起满桌哄堂大笑。至今人们还不时想起。

祁局长对远道来的贵客，虽然竭尽全力，无奈也只是如此平平，深感过意不去。后来祁局长灵机一动，想陪客人去钓钓鱼，打趣凑乐，也好使省府来的贵客不枉来敝县一趟。这训化鱼是这辽河县城的一大特色。说是在长白村有个养鱼能手叫胡一网，有一套独特的养殖技术，他养鱼膘肥体大增重快，曾靠养鱼发了一笔大财，成了屯中“头拨”冒尖户。这几年城里兴起股钓鱼风，胡一网的鱼池自然也成了垂钓的好地方。每到星期天这里车水马龙，人来熙往，鱼池边密密匝匝围满。这些人钓鱼大多是用“尖端武器”，海钩一甩几丈远，专钓大鲤鱼，不车满袋足那是决不开鱼塘。那阵子钓鱼，都凭村上乡里的“鱼票”，其实那“鱼票”打的也都是“白条子”，“鱼票”有人写，钱却无处要，你支我，我推他，一笔鱼款，不跑个十趟八回，就甭想要出来，老胡头每年都有万元钱打了“水漂”。这下子胡老汉可吃不消了，听见小车喇叭叫，他这心里就打怵。不让钓吧，人家有乡上村里的“条子”；让钓吧，猴年马月也要不上钱来。这可咋办？他思来想去，搞起了训化鱼。这训化鱼给人说白了，就是凭“条”来的，让你钓不到鱼；持币来的，让你选类钓鱼。想钓鲤鱼不上泥鳅，想钓鲢鱼不钓鲫鱼。省里来的领导听说有这样好玩的去处，一个个心里痒痒地抓耳挠腮。没想到天公不做美，濛濛秋雨整整下了两天一夜，也真叫祁局长闹心情：“钓鱼偏偏佛调腔”！他一个劲地咒天骂地。

祁局长手持“大哥大”，一天无遍数地向气象局打电话，询问

何时天转晴，可气象局却像报丧似的告知仍有小雨。直到昨天下午才传来喜讯：今晚下半夜由阴转晴。祁局长听到这一喜讯，无疑半空中掉下个金元宝，乐得一蹦三个高。当即他就像坐帐的元帅一样“调兵遣将”，吩咐两个干部准备鱼具，三个干部办置饵料，领导午睡起床，四时到场，五时开钓。据说深秋的鱼，东方刚放白的那阵子最爱咬钩，错过了时机等于白搭。

众人无话。翌日凌晨，一切按正点运行。祁局长陪同贵宾赶到胡一网的鱼池时，天已经蒙蒙亮，满天星斗慢慢隐去，东方已经显露出可贵的“鱼肚白”。为抓住机遇，不失良机，人们忙三迭四地忙着扯竿挂饵，一排排鱼竿一拉溜儿放置到水面，只等鲤鱼跃水，白鲢出波。

有道是乐极生悲，始料不及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幕悲剧顷刻间发生。那是祁局长安排客人垂钓就绪后，才找了个“向阳”的水草地坐定。他找出鱼竿衔接时，才发现鱼竿筒里灌满了水。祁局长这才猛然想起，鱼竿放在阳台上被连日的小雨灌进了水，他把雨水倾倒出来，又用手抹了抹湿漉漉的鱼竿，就急忙甩竿抛线。祁少文也唯恐错过这“鱼肚白”的良机。然而他却忽略了，鱼竿是湿漉漉的，草地是湿乎乎的，他身后那根高压电线也挂满了水珠。祁局长高扬起鱼竿，那尼龙丝线随之高飘而起，在晨曦中闪烁出一道耀眼的弧线。那道弧线同380伏的高压电线接触的瞬间，人们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那声响在晨曦中显得很脆响。人们惊愕地发现，几乎就在同时，祁局长的头上冒起一团火球，在脚底下窜出一缕青烟。待人们赶到时，他已直挺挺躺在那里，抽搐了几下，便一动不动了。人们细看，发现他的右手掌青紫，像被鞭炮炸的一般，脚底下那“旅游鞋”已被烧焦，脚掌被击穿，打出一个豌豆大的窟窿。

这些详情细节，是陪同钓鱼的人事局干部讲的，因为他是目击者，所以讲起来绘声绘色，很有些现场感。这事发生得这么突

然，又这般蹊跷，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。爆炸性新闻发生后，随之而来的便是诸种评说。

“哎呀，死得也太可惜了，钓鱼让电给打死，这也真是白虎进门——大祸临头，从天而降的祸事！”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咂着肥嘴，喃喃地自言自语。

“老祁这事也摊得太暴了，眨眼功夫命就没了，这下子可苦了文翠啦……”说话的女人同老祁的爱人胡文翠同是县财政局的，大家都称呼她富姐。女人都富有同情心，而且首先想到的是男人死了，女人怎么办？说到这里时，她满眼噙满了泪水，很有些伤感。

“富姐，我看你也是瞎操心，祁局长这么死，也是大火烧了冰窑——天意该着，命里该绝。要不然半宿拉夜钓那门子鱼？俗话说，‘天作有雨，人作有祸’。他这不是灯蛾扑火，自找灭亡吗？胡文翠咋办？辽河县城里有名的美人，人家还会甘守着，人家迟早是城隍庙的鼓槌，成双成对。你真是杞人忧天！”

“宛副局长，你这话真是冬天吃冰棒，使人听了凉透心呵。尸骨未寒，何苦这般糟踏人。”被宛副局长称为“富姐”的女人，愤愤不平地说。

“咋的？我说得不对！”宛副局长环视一周，见人们那淡漠的眼光里充满期待，他眼珠一转，薄薄的嘴唇又启开了，便对着富姐脱口而出：“他祁局长，带着大队人马，用公款钓鱼，这是不是搞腐败？人不责怪天罚。这叫老天有眼！这叫打着灯笼拾粪，自己找屎（死）！”

富姐和祁局长的妻子胡文翠是最要好的一对姐妹，两人还结拜了干姊妹，这宛副局长心中像明镜似的知道。富姐想：今天他当着众人面，这般羞辱老祁，一半是冲着死者，另一半是对着我富姐来的。她听宛副局长出口不逊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她也忿恨地说：“宛副局长！做事不能把事做绝了，说话不能把话说损

了！我看你这是半天云里抹浆子——糊云，半夜里抡火棍——耍叉。人家遭了天灾，你却在这里额手欢庆，手舞足蹈。”这富姐平时就爱说歇后语，这会儿一连串地往外蹦。

这几句辛辣话，更惹怒了宛副局长。这宛副局长大名宛通文，是广播局的副局长，这可不是个“省油灯”，在县直机关也称得上是个人物，说起话来专揭疮疤，什么话尖刻讲啥，他那两片嘴，对付富姐那是绰绰有余。他理了理油光锃亮的小背头，又扶了扶架在刀条脸上的玳瑁眼镜，开始反唇相讥：“现在啊，就是没有公理，只有天理！祁局长活着时，接礼受贿，腐化堕落，可有的领导就是宠着惯着，谁能把他咋的！领导容他！群众容他！可老天爷不容他，把他给治了死罪！我说了句公道话和大实话，难道就是自寻扑灰，土地不容，天神不容！我讲错说歪，老天怪罪，我宁可遭五雷轰顶！”说到这里，宛通文斜眼瞟了一眼富姐，又接着说：“我可不像有的人，昧着良心做人，甘当人家的哈巴狗，人家不就是扔给几块骨头吃，犯得上这般摇尾乞怜。人都死了还拍马溜须，去当殉葬品！犯得上吗？”

“你别屎克螂打喷嚏——满嘴喷粪，背着梯子骂街——发贼横！”这时只见富姐双唇发青，脸色惨白，气得站在那里哆嗦成一团，吭哧老半天，才又说道：“你真是池塘里的癞蛤蟆，还叫唤起没完没了呢？”

宛通文眼角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，那两片薄嘴唇抿了抿：“何必动怒？当心老天怪罪！可要知道啊，苍天在上，老天有眼……”

机关干部平时就看不惯祁少文那股骄奢淫逸的作风，这时也都随声附合地谴责起祁少文。有位长着花白头发的老干部愤愤地说：“祁局长也是有些不像话，新来的华书记在县直机关干部见面会上提出的约法三章，头一条就是严禁公款钓鱼，可他来个顶风上，硬是不听，他还把谁放在眼里？”

有个二十刚出头的年青干部打着哈哈说：“他自恃有保护伞，

才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，要不凭他那德性，能当上局长？宛副局长说得对，他死活该，是上天的惩罚！”人们听后哄笑着，嘻闹着，似乎在谈论着另一个星球的事情。

这时正值上班之时，大院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大多数是机关干部，也有不少围观群众。那情景，活像看马戏团里耍猴，一切都笼罩在诙谐滑稽的气氛里。有人渴望再跳出两个鸡啄狗逗之辈，来一番捉对厮杀。

“笛、笛！”两声小汽车的喇叭声冲淡了这一氛围，人们猛然回头，见是县委一号车，知道“主宰”辽河县城的人物驾到。知趣的赶紧几步窜进办公室，等待上演好戏的仍旧仁立在那里瞧热闹。宛通文刚才受到大家的鼓舞，对此却是不屑一顾，依旧像个演说家，站在那里历数祁局长的罄竹难书的丑行，揭摆某些领导干部的处事不公……

只见从一号车上走下一位三十刚搭头的年轻人，身材中等，穿件米黄色的风衣，深兰色裤子，脚着一双半新不旧的皮鞋，鞋面挂有几滴黑土地上特有的泥点子。这同皮鞋擦得锃亮的机关干部形成强烈的反差。待他走近人群时，机关干部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华书记早！”

华书记一脸的秋霜，见人们向他问好，泛起一丝微笑，但那笑很有些勉强，皮笑肉里仍旧没有笑。人们这才仔细端详着这个到职不到三日的县委书记。只见他一头蓬乱的头发很随意地飘散着，辨不清是中分还是偏分，一副宽边眼镜戴在略显白皙的脸上，透过有道道光圈的镜片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充满着深邃而凝重的光芒。他大步走到宛通文跟前，半晌没说一句话，双眼目不转睛地凝望着他。见华书记这副神情和眼光，宛通文由得意洋洋变得有些忐忑不安，接着又显得有些沮丧，嗫嚅着说：“我们在这里议论祁局长之死呢！”

华书记扫视一圈在场的机关干部，轻声说道：“祁局长死亡结

论要等县委作出，现在还不是众口评说的時候！再说，在县委大院门前聚众游说，这又成何体统！宛副局长，你说对吧？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宛通文看着华书记那双威严的目光，应诺着连连点头，逃跑似的离开县委大院。

2

祁局长电殒之死，是副局长侯乃正最先得知的。老侯是凌晨四时才回家睡觉的。昨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几乎一个通宵，才赶写完那份《关于公安局公开招聘干警的方案》，到家时已经是四时一刻。大概是过于兴奋的缘故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来回翻“烧饼”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快接近五点的时候，他才迷糊着。不知道是做梦，还是“重演”昨晚和祁局长的那场交锋，老祁那张皮笑肉不笑的长脸，那隐藏着许多鬼点子的媚脸，老在他脑海里浮现翻转。突然，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惊醒，更准确一点讲，是打断了他回想的思路。他一轱辘翻身而起，抄起电话：“喂，你是那里？”

“侯局长，我是邵金华。”侯乃正听得出是邵股长，不过声音有些嘶哑，还分明带着悲戚的哭腔。接着话筒里传来一阵阵“沙沙”声，有些听不清楚。

老侯对着话筒放慢声调：“老邵，你慢点讲，有什么事？”

话筒里又一阵“沙沙”声过后，才听邵股长说道：“我现在使用‘大哥大’给你通话，声音不太好，我在鱼池。”侯乃正这才猛然记起，祁局长带领一班人马正在陪着省里来的贵宾到鱼池钓鱼。老侯最讨厌这事，心中暗想，这伙人也真够“缺德”的，半宿拉夜的钓哪门子鱼？你们在外边玩就自己尽情地玩呗，也不让别人

得消停。你们吃饱喝足玩个“火爆”，可别人打了一宿夜班，刚躺下又打电话来干扰，不知又有什么新指示，可真能折腾人！他心中暗骂了一句，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，奶奶的！他这时候倒憎恨起祁局长那部“大哥大”手机了。不买这个摆阔玩意，又怎么能搅了自己的觉。于是他没好气地问：“老邵，有什么事，你讲吧，我能听清楚。”

“侯局长，这里出事了！”老侯听到“出事”，这脑袋“嗡”地一声。钓鱼能出什么事？翻车了，淹人了？他急促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只听话筒那端，报丧似地回答道：“祁局长让电给打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！让电给打死了？”侯乃正以为话筒失真，他怎么也不会相信，钓鱼竟会让电打死。他又连忙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！”

邵股长大概地讲了事情的经过。侯乃正听完以后，一屁股瘫坐在床上，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又呈现出极度的悲哀。

侯乃正同邵股长的对话，也早已吵醒了侯乃正的爱人秋丽。这个女人也感到挺惊诧的，于是她也翻身坐起来。她一手扯过毛巾被搭在身上，一边轻蔑地对侯乃正说：“你也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！他给人家省厅干部拍马屁，遭到这杀身大祸，和你有啥相干？”

侯乃正没好气地冲着秋丽说：“看你这话讲得多没有感情！他不是我们局长吗？”

“局长咋的？他那个窝囊气你还没受够啊？人家骑到你脖颈上拉屎，你都不敢放个屁！现在老天爷给你搬倒了这块石头，给你出了这口恶气，你还倒免死狐悲了，真是有点发贱！”秋丽一副伶牙俐齿，淋漓尽致地数落着侯乃正。

侯乃正瞪起眼睛吼道：“你这不是幸灾乐祸吗？”

“幸灾乐祸咋的？他死得好！我看他这个‘窝’早就应该给你

倒。他一天屁事不干，到处抱臭脚，献媚骨，反倒弄了个局长干！这辽河县城里有谁服他……”秋丽就像打开的话匣子，一古脑地往外倾泻着，说起来没完没了。

侯乃正忿懑地说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，祁局长人刚死，我们抖搂人家这些事干啥？”

秋丽却依旧是不依不饶：“我就是要抖搂，抖搂他个体无完肤！他当上局长靠谁？还不靠陈伟县长。那个‘老登’一点正事都没有，谁向他巴结行贿，献媚讨好，他就把乌纱帽甩给谁。祁少文像个赖皮狗，贴着他身子‘呼悠’，投其所好，就被封个人事局长。要没有老陈头子从中作梗，你不早坐上这把交椅了。祁少文为了报答老陈头子，这会儿又变着法的把他儿子往公安局里塞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侯乃正不由地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陈县长儿子要进公安局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！”

秋丽冷冷地一笑：“我说侯副局长，你以为这是啥机密呀？整个社会上传得一窝蜂似的。回到家还跟你老婆守口如瓶呢？”

秋丽这话，可是冤枉了侯乃正。那是昨天晚上祁少文向他交待工作时，才透露这一消息的，事前他确是一点风都不知道。

昨天下午下班之前，祁少文匆匆忙忙赶到机关，把侯乃正招呼到他的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“公安局进干警一事需要马上操作运行，县政府领导追得紧，请你立即起草一个方案。”

公安局进人的事侯乃正倒知道，那还是一个月前，县公安局提出要选用五名干部进入公安局。这个消息在社会上一公开，如同沸腾的油锅撒进一把盐，很快在全县炸响了。如今这公安局可是人们削尖脑袋往里钻的好单位，人们说现在择业有四大肥：“拿手术刀的，握方向盘的，打算盘子的，戴大盖帽的。”人们也清楚要进入这样的“肥缺”单位，没点来路，那是别想！一要过公安局那一关，二要过人事局这一关。这年头要过关夺隘，光靠本事

可不中，还得靠点关系。没有关系办不成事，在一些单位也是实情，没有关系，不进点“贡”，你还真办不成啥事。祁少文局长见有利可图，就作开了文章。他毫不讳忌地向公安局提出，五个指标要二五开，公安局安排两个，人事局安排两个，剩下的那个指标留给县领导，实际上祁少文还是要支配三个。公安局见祁局长狮子大开口，虽然不甘心情愿，但为促成这件事，也只好忍气吞声。这三个指标如何安排，祁局长早已打好如意算盘。一个指标给县长陈伟的儿子，算是报答陈县长的栽培提拔之恩；再一个就是给他老婆胡文翠的干姊妹富姐的姑娘，为啥给她姑娘？因为那是他未来的儿媳妇；最后一个指标就是给私营企业家李自为的外甥。这个李自为可是当今“走红”的人物，据说光是固定资产就有三百万元，人家放出风来，谁把他外甥弄进公安局，就给谁上个三万两万元的“炮”。

但祁少文清楚，这事得同主管干部工作的侯乃正沟通。这几天陈县长催着他办，祁少文才在“百忙”中紧急“招见”侯乃正商量这事。祁局长话茬一提，老侯的那个犟脾气又上来了。他来了个“垆沟里推横车——叉住了”，老侯脖子一梗，小脸子落下来，急头白脸地吵吵开了：“地区人事局三令五申要进行人事工作制度改革，选拔任用干部一律实行公开竞争上岗，增强透明度。可我们还偷偷摸摸搞这种内定‘坐胎’。这不是公然同上级唱对台戏，顶风上吗？”

祁少文觉得自己理亏，心中又有鬼。特别是听说新来的华书记不是个善茬子，陈伟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，怕这事整“跣歪”了，弄不好自己要“沾蹄子”，只得陪着笑脸说：“陈县长的儿子说啥咱也得办，他可对咱人事局没少照顾。再说老陈头子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，这事不办也说不过去呀！”

陈伟给人事局什么照顾，侯乃正心里还不是明镜似的。他不就是赏给你祁少文一个“顶戴花翎”吗？还不是你祁少文要拿此

来还愿报恩吗！这些话侯乃正只是心里想，并没有说出口，想到这里，他一再据理力争，企图用事实说服他。这才说道：

“陈县长的儿子根本不够条件。他为了弄个大专文凭，去年才挖门子上了函授大学，现在还没有毕业。他连干部身份都不是，怎么能当干部安排呢？”

“转干的手续还不好办，我们管这个！我让干部股邵股长给他办理就是了。”祁少文淡淡地搪塞着说。

侯乃正顿时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他似乎不相信对面坐着的是人事局长，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侯乃正有些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愤，嗓音也提高了几度。他说：“我们是管人的，是管干部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是专管‘加官晋爵’的，给人‘仕途前程’的，怎么能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呢，想咋干就咋干呢？人事局搞瞒天过海这一套，还讲不讲形象？还要不要威信？！”

侯乃正这席话也真够噎人的，竟一时呛得祁少文无话可说。但祁少文毕竟是祁少文。这个官场老手，开始把皮球往侯乃正脚下踢了：“安排陈县长儿子进公安局，这是老县长亲自授意的，而且他明后天还要听取咱们的工作方案。”

老侯这人，肚子直得连个弯都不打，他不明白祁少文使用了“嫁祸于人”的伎俩，他仍旧是快言快语，几乎没加思索地说：“工作方案我连夜就写，我看这个方案的总体设想，还是要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对报名条件、程序办法、考核范围、考试成绩和任用结果，都要实行公开透明，坚持优胜劣汰！”

这个整体思路，符合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，祁少文当然提不出什么。他有意要偷梁换柱，但面对侯乃正这个“门神”，也只好暂时顺水推舟了。他很勉强地说：“老侯，那你就先起草吧，能通过更好，咱们通不过再说。”虽然侯乃正是个忠厚淳朴之人，但这里边的“潜台词”，他还是听出了“弦外之音”，只不过他再没有说什么罢了，侯乃正见祁少文急着要走，也只好说：“那我先起草

方案吧！”

“那好吧，明天咱们抽个时间再讨论。”祁少文应诺着回答。

此时的祁少文确实心急火燎，那边的“贵宾”还等着自己去宴请，吃完饭要安排到舞厅跳舞，跳完舞还要洗桑拿浴。特别明天钓鱼之事还需细心安排。他现在已经无心再和侯乃正磨嘴皮子了。他说完以后，便抽身拔腿走了。

侯乃正感到今晚这个工作方案还挺难写，说不定干到几点才能够写完。毕竟他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，他不敢太贪黑，怕明天一上班弄得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。他往家里给秋丽打了个电话，想告诉她今晚不回家吃饭，可挂了几次都没有挂通。自己便到县大院对门的小卖店里买了两袋方便面，用温凉不热的水冲泡上，一刻钟了那面条还是直挺挺的，侯乃正只好囫圇半片地吞了下去。侯乃正想到，九洲大酒家的酒宴大概此刻已经开席，祁少文也许正在品尝美味佳肴，正在同贵宾们推杯换盏……

侯乃正坐在桌前，打开那盏 25 度的台灯，展开稿纸要写方案。可这会儿他总觉得思绪特乱，心中暗想，祁少文这人胆子也太大了。人事局芝麻大的一点小事，他都能挖空心思地搞出权钱交易来，都可以有利可图，都可以有钱可捞。让人看了都有些胆战心惊，可他做起来却是神功独运，相当自如，一切都不“在乎”。去年县里有 40 名“五大”毕业生转干，考试和测评全已搞完通过，而且地区人事局也已经审批，人事局给办理一下手续也就算“大事完毕”。可祁少文却突然变幻出培训一“穴”来，不进培训班的不给填表转干。转干对象们都觉得，三十六拜都拜到了，还差这最后一“哆嗦”么？那就参加办班吧。可这办班费也太昂贵了点，三天的培训竟要收费 250 元，后来有人说这“二百五”不吉利，才减价 10 元，最后还是收了 240 元。如果这些钱都收到财务账户上，那也无可非议。可后来都进了祁少文的小金库，他东批一笔，西抹一笔，不到两个月这一万元钱竟让他糟踏殆尽。

要说糟踏其实也没糟踏，大多都变法绕弯地进了他个人的腰包。

侯乃正又想到，公安局这次要进五个人，他自己一把就搂过去三个指标。还说这个是书记“讲话”了，那个是县长“批条”了，还不都是他自己吃“独食”。他图的是啥？这还不是秃头虱子明摆着。侯乃正越想越乱，越觉得浑身躁热，心头压抑。他一再劝自己别去想那些事，快静下心来“完成”方案的写作，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直到下半夜了，夜深人静了，他才觉得思绪稳定下来。要不一千多字的工作方案，就凭他这手把，会整整打了个通宵夜班？

现在祁少文撒手人寰，想不到正副局长的交锋，竟成了两人的最后的诀别。想到这些，侯乃正又有些追悔莫及。要知道他今日亡，何必又冲他发那么大的火。想到这里，他禁不住又落下几滴眼泪来。

侯乃正想到现在当务之急，是得马上料理好祁少文的后事。他连把脸也没顾得擦一把，就匆忙赶到华书记、陈县长那里作了汇报。紧接着他又把人事局“留守处”的干部集中起来，开了一个部署会，详细交待了工作任务。这才赶往祁家。

如何向胡文翠交待，侯乃正认为很难。祁局长之死，这对胡文翠来说，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她能经受住这个打击吗？

开头话咋讲，这个大学本科毕业生，竟然找不到个适合的字眼。他一边小跑着，一边选择着最得体的语句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。现在祁家，更准确一点讲是胡文翠家，已经是热闹非凡了。